

一九九八年

第三期



人海燈



博初題
學

嶺 東 佛 院 主 辦

嶺東佛學院院刊

人海燈

1998 年第三期
(總第 13 期)

學術顧問

(以姓氏筆劃為序)

方立天	王志遠	王雷泉	吳立民
何 雲	何勁松	李向平	李富華
段曉松	黃心川	黃夏年	黃 挺
鄧子美	釋明陽	釋茗山	釋雲峰
釋傳印	釋惠莊		

主 辦：嶺東佛學院

出版發行：《人海燈》編輯部

復 辦 人：定然

總 編：弘澈

主 編：宏明

副 主 編：智如

執行編輯：鄭群輝

美術編輯：黃少偉

本刊地址：廣東省潮州市開元路 50 號

郵 編：521021

電 話：(0768) 2238349

新學學
PDG

新闻发布会

2000TH ANNIVERSARY OF CHINESE BUDDHISM
DVAM SAHASSAM VASSAM CHINA BOUDHA
DVE SAHASSE VASSANI CHINA BOUDHA



▲1998年7月15日，“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新聞發布會于北京全國政協禮堂東接見廳舉行，趙樸初會長（左三）發表重要講話。（松昀攝）



▲暑假期間，鎮院法師應邀前往梅縣作佛學知識講座，圖為場景一角。

1998年7月6日—13日，以傳印法師爲團長的大陸代表團一行14人，應邀到臺灣參加“兩岸佛學教育交流座談會”。通過座談對“今天不辦教育，明天就沒有佛教”的觀點達到充分共識。同時對二十一世紀的佛學教育有了前瞻性的思維與展望。在臺期間，主辦單位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組織安排參觀了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華嚴專宗佛學院、圓光佛學院、福嚴佛學院、香光尼衆佛學院、玄奘大學、慈濟靜思精舍、中華佛學研究所、農禪寺、法鼓山等多所佛學教育、研究機構，取得圓滿成功。鎮東佛學院法師代表隨團參加此行。現擷取在臺留影片段，以饗讀者。

兩岸佛學教育交流座談會暨博覽會開幕典禮



▲開幕典禮部分代表合影。傳印法師（前排左四），聖嚴法師（前排左五），悟明法師（前排右四）。



▲于聖嚴法師開山的法鼓山圓滿賦歸

►參觀玄奘大學。前排左四爲創辦人
了中法師。



►靜思精舍拜訪慈濟功德會創始人
證嚴法師(前排右四)



►本刊主編(左一)及學術顧問吳立民先生
(右二)與淨空法師(左三)留影于臺北





▲游心于法海，日日是好日



▲緬懷革命先烈，部分師生參觀葉劍英元帥紀念館

目 錄

●卷首語

1. 我見到了觀世音菩薩…………… 鄭群輝

●本刊特載

2. 回顧千載，展望百年
——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
……（《法音》、《佛教文化》聯合社論）

●潮音論壇

12. 論五位百法的思想底蘊…………… 徐紹強
26. “了生死”的智慧
——佛教死亡觀之現代價值…………… 鄭晚江

●人間路漫漫

43. 中國漢傳佛教修道的“方便”略說
——《圓覺經道場修證儀》簡介
…………… 如吉

●靈山舊事

55. 道潛及其詩歌創作略論…………… 蘇捷
68. 淺析蘇曼殊寄調箏人詩三首之禪迹
…………… 張丹麗

●心燈點點

54. 人生小語…………… 寒帆
70. 走向解脫之門…………… 慧空
73. 破情…………… 蘇映珊

●微妙音

75. 嘴臉…………… 達亮
75. 逝之橋…………… 乃木
76. 每天朝着夕陽走去…………… 林繼昌

78. 一部破邪顯正的佛門力作
——評《佛教“氣功”與法輪功》
…………… 力生

25 ●助刊芳名

●歡迎投稿 ●歡迎樂捐 ●歡迎索閱

在是非場中、生死海里摸爬滾打久了，方寸中的污垢愈結愈厚，終於形成一層硬硬的殼，不容易感動，不相信眼淚。認為人所擁有的我必擁有，人所沒有的我也應有，為了一己私欲，可以犧牲他人的一切，至於他人境況如何若何，那就不管了。怎么想的，也就怎么做，並進而認為他人也是這樣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嘛。

由是自私心、狹隘心、嫉妒心、貢高心、硬心、黑心等等堆滿胸腔，不存一絲慈悲之念。做了壞事，常常這樣來自我辯解：他人可以，我為什麼不可以？該做的好事不做，又常常這樣來為己辯護：他人不做，為什麼我做？不信人間有真情，不信世間有菩薩，以為，佛菩薩都閉目打坐在寺廟的蓮臺上。

然而，這種蕉芽敗種式的心理在近來却有了轉變。在事實面前，子，強壓住內心的巨痛，把許多人贈給她的慰問款一筆一筆又轉贈給災區的人民……如此等等時，我不由得每每合十當胸，在心底里默念：南無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

觀世音菩薩分身千百億，尋聲救苦，是的，這些人正是活生生的觀世音菩薩。我要在他們面前發露懺悔，並以實際行動來回小向大，盡己所能，莊嚴國土，利樂有情。

我見到了觀世音菩薩

鄭群輝

我祇能承認，菩薩是有的，因為，我見到了觀世音菩薩！

自七月份以來，從電視機中看到有關抗洪賑災的節目，那感人至深的一幕幕，讓我看着看着流下了眼淚。當看到一排排戰士為了搶險而露宿大堤上；一個農村婦女為了搶救受蜂傷的戰士而奉獻出自己的乳汁；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家拿出自己多年的積蓄投入捐款箱；一位因當兵的丈夫在抗洪鬥爭中不幸犧牲的妻

(《法音》、《佛教文化》聯合社論)

回顧千載 展望百年

——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

1998 年是中國佛教二千年。

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 2 年），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向中國博士弟子景廬口授《浮屠經》。這是目前見諸正史明確記載的關於佛教傳入中國的最早記錄。（《原文見《三國志》裴松注所引魚豢的《魏略·西戎傳》）其後 60 余年，漢明帝“永平求法”，將佛教初傳推向新階段。經趙樸初會長和 1998 年中國佛教協會會長擴大會議確認，以“伊存授經”作為佛教初傳的歷史標志，在 1998 年度舉辦“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的活動。國家宗教事務局經研究并報請中央領導同志批准，1998 年 5 月 8 日，以國宗函〔1998〕097 號文件發出《關於舉辦佛教傳入中國二千年活動的批復》。

依照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中國宗教學會名譽會長趙樸初先生的批示，紀念中國佛教二千年的活動由中國佛教協會主辦，中國宗教學會協辦。這是中國佛教界和中國學術界聯袂共辦普天同慶的一件大事。

回顧千載，展望百年，使我們在中國佛教邁向新的千年、新的世紀的里程時，站在歷史的門檻前感慨不已，思緒萬千，壯志勃發。

二千年，中國佛教經歷了幾多風雨、幾度輝煌。

二千年前的今日，一位來自北天竺的和平使者，一位虔心佛法的忠實教徒，開始把佛陀的遺教注入中華文化的洪流。佛教的傳入，是不同民族在不同宗教信仰背景下和平往來、平等交流的範例。作為已經在古印度北部建立國家而且舉國信仰佛教的大月氏王的使者，伊存成為第一個列入中國史冊的佛教弘法人。他的努力得到漢王朝的理解。在王朝中具有相當官方地位的博士弟子景盧能够被允許跟隨他學習《浮屠經》，表明了漢王朝政府的開放態度。雖然這一歷史的瞬間在史書中的記載祇有短短的幾行，但是這幾行字所傳達的信息，却足以使我們了解到佛教初傳時在古長安發生的那一幕其樂融融的情景。

“伊存授經”之後，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走入上層。67年之後，即永平八年（公元65年），楚王英“奉帛愆罪”，得到漢明帝“詔書還贖”，其中對楚王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加以肯定，並將黃縑白紬三十匹還給楚王，“以助伊蒲塞（即優婆塞——男居士）、桑門（沙門）之盛饌”。此處清楚地表明，當時在楚王的治下，已出現皈依佛門的出家衆和在家衆。對他們的稱謂，也與伊存所授《浮屠經》中列舉的基本一致。因此，趙樸初會長曾賦詩指出：“四海頌一馬，千秋護兩墳。若教櫛杌在，應記楚桑門。”

世傳明帝“永平求法”，表現出中國政府的明確的官方態度。從“伊存授經”到“永平求法”，一授一求，恰好構成初傳時期的第一輪重要往來。其後千余年間，這種授求關係不斷推動着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推動着中國佛教不僅發展了漢語系，而且發展了藏語系和巴利語系，形成了三大語系俱足、三乘同步的盛大局面。同樣，在中國與亞洲各國之間，也出現了這種授求關係，對於中國佛教傳向亞洲各國并在各國生根發芽茁壯成長，起到了和平推進的作用。

回顧中國佛教的歷史，很有必要的是重新審視對中國佛教

歷史階段的劃分。劃分歷史時期，具有宏觀把握的重要意義。為此，我們先要提出兩個劃分的前提。

一、我們對歷史時期的劃分，不是站在歷史發展的終端，而且處於歷史仍在運行之中的某一點上，特別是對宗教（包括佛教）的存在和發展，更要明確這一觀念。如果認為在中國社會已存在數千年的有據可考的宗教（其中佛教為二千年）基本都已衰微，即將泯滅，那麼必然要劃出一條從波谷到波峰再到波谷的曲綫，並以當今作為結論的時刻。這種觀點顯然不符合歷史發展的事實和可能。

二、宗教是一種複雜的社會文化現象，包含了人類社會幾乎全部的存在因素。從哲學、神學、正統信仰或民間信仰的某一單純的角度去判斷宗教的興衰都是不全面的。正確的判斷應該建立在全方位的觀察、多層次的闡述和大系統的論證之上。祇有這樣，才能揭示宗教在人類歷史上的真實面貌和實際作用。

基於這兩個前提，我們可以對中國佛教提出這樣兩個重要判斷：

一、中國佛教的歷史進程，並不像某些觀點描述的那樣，呈一個倒鍋形，把唐代佛教置於鍋底最高點，然後便一直走下坡路。中國佛教的發展是階梯式的。隨着中國社會不斷地發展，佛教適應了社會發展的變化，不斷地改變、充實着自己，並以自己的根本言教去度化世間。如果說人類社會的總趨勢是後一個階段比前一個階段高，那麼佛教也必然是如此。祇要能適應時代的轉變並保持自身的根本，中國佛教就必然會踏上更高的階段。

二、佛教的中國化是中國佛教最具生命力的根本原因。自從傳入中國之始，佛教便與中國的固有文化在碰撞中走向融合。我們所說的中國佛教，是包含經學、哲學、藝術、文化、真諦信仰和俗諦信仰在內的綜合體。所謂中國佛教的興衰發展

階段，也是就這個綜合體的整體而言，并不能以其中某一因素的增減強弱而斷言整體的趨向。那種以哲學範疇為唯一尺度，認定中國佛教以唐代為頂峰的觀點，無疑是有失偏頗的。

在中國佛教二千年之際，讓我們且以千年為周期做一次回顧。

從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到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在這一千年中，佛教用了582年的歲月度過早期的“譯傳階段”，從與中國思想和現實的簡單生硬結合，轉向以追本溯源為目的的大規模翻譯與專題研究。而這種追本溯源，非但沒有解決一些人所發現的譯文不準確的問題，反倒促進了具有更濃厚的中國特色的更成熟的佛教不斷成長。在這一階段里，道安、慧遠等高僧既使佛教在中國社會中取得了獨立的地位，同時也確立了中國佛教“不依國土則法事難立”的處世立場。

中國佛教583年之際，隋朝建立。其後325年，便是號稱鼎盛的隋唐佛教時期，特點是在譯傳階段的基礎之上，從智顗大師開創天臺宗之始，不同的派別都以一定的印度佛教經典作為立宗、判教的依據，創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其中慧能大師予以弘揚光大的禪宗，舉世公認最具中國特色。中國佛教各宗充分發揮了中國人的創造性和協調性，可稱為“創造階段”。在唐代“三教鼎立”的背景之下，這裏所說的協調性，當時還是側重於佛教內部各種流派的協調，而與中國固有思想的協調則未得到突出，於是出現佛教與儒道對峙有余却相融不足的局面。“三武一宗”滅佛，雖有多種因素，但這個大背景實在不容忽視。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佛教5世紀前後，現在盛行巴利語系佛教的柬、泰、緬諸國，已經與中國交往頻繁。7世紀中葉至9世紀的上半葉，藏傳佛教度過了約200年的前弘期。中國佛教三大語系俱足的格局，在第一個千年的後半輪和第二個千

年之初，已逐漸形成。

在第一個千年的最後一個世紀的 60 年代之前，中國佛教經歷了極其黑暗的一段遭遇。唐末五代，戰亂頻仍，民不聊生。除禪宗之外，佛教各宗都出現了暫時的衰敗。其中如天臺宗、法相宗，竟連主要的經典都已失傳。

宋王朝的建立，將中國佛教的歷史進程重新推向高潮。復興的宋代佛教在規模、人數等方面很快便勝過了前朝。僅在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全國僧人總數已達 39.7615 萬人，尼 6.1240 人，大大超過了唐武宗毀佛時強迫天下僧尼還俗的總數 26.05 萬人。各種主要的宗派都得到恢復和發展。這種趨勢隨着封建社會向其最高階段的推進而逐漸加強。

中國佛教的第二個千年是以宋真宗親制《崇釋論》宣告開始的。佛教在中國從此走上了與中國文化融為一體的不退轉之路。宋孝宗明確提出“以佛修心，以道養身，以儒治世”。知識分子也清醒地看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盡歸釋氏”。宋、元、明、清四朝，直到西元 1898 年，中國佛教始終處於“融合階段”。在清代盛世的空前廣大的版圖上和空前衆多的人口中，佛教的踪影幾乎處處可見。“家家觀世音，戶戶阿彌陀”，佛教在這 900 年間空前廣泛地深入地與中國的文化全面結合，特別是借助於詩詞、劇作、小說等文學形式和繪畫、雕塑、建築等藝術形式，成為民間風俗習慣以及整個民族心理、思維乃至語言素材構成的重要的有機成分。佛教在中國已發展到人們覺察不到而實際上它却客觀存在着，所謂“日月而不知”、“大而化之”的地步。

之所以能發展到這一步，佛教與儒道的融合是其關鍵。“三教合一”歷史背景下的佛教是徹底的具有中國封建時代特色的佛教，是中國佛教在封建時代達到的最高思想階段。佛教為“三教合一”的“一”的形成作出了貢獻，并伴隨“三教合一”思潮的成熟而使自己具備了在封建時代的最終的成熟的外

在面貌和內在思想。首先，對“身心性命”之學，佛教具有思辯的特長，“心”、“性”之辯，是佛學的老話題。強調內心約束，同時不忽視客觀監督。其次，成佛與成聖一樣，都涉及“人性”的善惡，即如何對待善的可能性和惡的現實性。最後，對出世與處世的思辯，解決了宗教與宗法的根本沖突，甚至使二者相互彌合與補充。思想理論上的新的理解和詮釋方式為佛教的民族化、世俗化提供了依據。宋、元、明、清四朝，高僧輩出，大多能以出世情懷做入世事業，為國分憂，為民解愁，直到近代“念佛不忘愛國”、“上馬殺賊，下馬學佛”，體現了中國佛教的獨特的民族個性，優良傳統一脈相承。

但是，封建時代的喪鐘在“戊戌變法”前後已經敲響，中國社會開始邁上了新的臺階，古老的中國就要啟動現代化的進程了。就像上一個千年之末曾度過一段幾乎毀滅的劫難一樣，中國佛教又遭遇大革命時代的巨大沖擊和動蕩。“廟產興學”，一道似乎有理的命令，使佛教險些失去立錫之地。由於中國佛教是在封建時代中成熟起來的，反封建的矛頭不可避免地指向了剛剛從舊歲月中拔出腳，尚未邁出新步伐的中國佛教。

中國佛教如何適應從封建社會轉向現代社會的根本性的社會變革，成為現代社會思想的有機成分，這是“戊戌變法”之前資產階級改革派已經提出并試圖解決的課題。世界性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在內，無一不經歷過這一變革，祇不過在不同國度中具體的解決方式和解決程度有所不同罷了。“晚清所謂新學者，殆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係”（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正是這種嘗試的反映。“戊戌變法”中慷慨獻身的譚嗣同，其以佛教為主旨的重要著作《仁學》，正是這一思潮的典型，也可以說是資產階級宗教革命的明確宣言。

封建時代的結束，使儒教在“三教合一”中失去了主體地位。這原本是佛教思想獨立發展的一次極難得的歷史機遇，但是，正像中國社會未能進入完全的資本主義時代一樣，佛教的

時代變革也未能實現。由於資產階級革命的失敗，佛教的改革基本停頓。50年代之後，由於“左”的思想干擾嚴重，本應在社會主義新時代完成的佛教現代化，與整個中國社會一樣，始終在現代化的門檻前徘徊。

在中國佛教一千九百八十年的時刻，公元1978年，中國大地上發生了時代性的變化。在這一年，中國共產黨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重新喚醒了中華民族的創造精神。社會思想得到了一次新的解放，其中對宗教、對佛教的認識也面向現實、面向實踐、面向真理，逐漸發生了變化。

近20年來，中國佛教正在繼續“戊戌變法”時代的志士仁人們所開創的事業，弘揚本世紀上半葉即提出的“人間佛教”的精神，而且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團結各民族佛教徒參加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為改革開放、經濟建設、祖國統一、世界和平作貢獻。

中國共產黨“十五大”的召開，對20年的改革開放作出了充分肯定。江澤民總書記所做的“十五大”報告，從理論上闡明了如何面向現實、面向未來。報告中指出：“實際生活總是在不停的變動中，這種變動的劇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來達到了前人難以想象的程度。”這一百年，恰好是中國佛教向現代社會邁進的百年，它使中國佛教帶有不同於以往任一階段的新的時代色彩，標志着中國佛教已經進入一個不斷超越封建時代的新階段。這個“超越階段”雖已百年，但前路尚遠。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時間，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那還需要更長得多的時間，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鬥。佛教的現代化既不會被社會甩下，但也不會比社會的進步更超前，因此，應該清醒地保持長期努力的思想準備。所幸的是，我們剛好闖過了千年之末的苦難，迎來了中國佛教的二千年。我們已經邁上了歷史的新臺階。站在二

千年的門檻上，我們雖然還會受到種種困擾的羈絆，但是，這決不會影響我們為中國佛教新世紀而發出的歡呼。

面對新時代的到來，中國佛教將以一個什麼樣的形象展現在世人的面前呢？這是佛教徒都應當進行深刻反省的一個大問題。說到形象，每一個從事佛教事業的人，都要引起足夠的重視。在新的時代佛教能不能興旺發達，能不能圓滿地施行教化，能不能做好愛國愛教的工作，都取決於佛教能否在公眾面前樹立一個良好的形象。中國佛教處於二千年的歷史關頭，我們在從事佛教各方面活動的時候，都應當樹立形象意識，把這種形象意識貫徹到日常的每一個具體工作當中去。形象樹立起來了，佛教在社會上才會有威望和影響，在信眾中才會有攝受力和感召力。形象建設不是一個簡單的形式問題，它涉及到佛教的整體建設（包括信仰、道風、人才、組織、教制建設和寺院管理），涉及到佛教與現代社會相適應問題。形象建設是中國佛教界的一個長期奮鬥的目標，它需要我們持久地開展下去。

在中國佛教所面臨的新的百年里，祖國將實現民族的復興。中國，將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沉睡不醒的雄獅，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中國佛教的新世紀，將是與國家、民族共同騰飛的世紀。二千年水乳交融的結合，中國佛教幾乎與每一個中國人都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而當中國佛教徹底適應了新的時代之後，這千絲萬縷的聯系還會把人們重新維系到它的身邊。中國佛教將為中國人、亞洲人和世界上所有的人們提供一份最豐盛的精神資糧。

展望百年，中國佛教的優勢是什麼？中國佛教現在應做些什麼？

中國佛教的優勢，在於它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佛教的特色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這也是中國佛教現在就應該加以突顯的：

一、與民族國家的協調適應。佛教流傳中國二千年，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生活中的有機成分，沒有哪一屆政府還會把佛教看作一種外來的宗教，看成一種異己力量。而佛教也為中國的社會發展進步積極地貢獻着力量。中國佛教在保持純正的佛教基本教義的同時，從來都不脫離民族與國家的命運而去尋求單純的自我解脫。這是中國佛教的優良傳統之一。“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恩。”在中國邁向未來百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之際，中國佛教應以般若圓融的法性，進一步適應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為祖國的統一，各民族的團結，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獨特的貢獻。

二、三大語系的團結統一。世界上包含佛教語系和宗派最多的國家，祇有中國。而各語系、各宗派能夠團結統一的，也祇有中國。這是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優勢。中國自古從未因宗教而發生過戰爭，中國民衆對三大語系尊奉如一，三大語系則互尊互敬，這是民衆之福、民族之福、國家之福。諸系諸宗各自獨立發展，在教理教義上相互交流圓融，法法圓融而又法住本位，達到新層次的圓滿結合，這將是中國佛教在新的百年中的大課題。這一大課題，祇有在中國佛教團結統一的前提下才能完成。

三、文化藝術內涵的豐富深厚。二千年的中國佛教，為中華民族的文化藝術寶庫增添了無數的瑰寶。不懂得中國佛教就不懂得中國文化，不懂得中國佛教就不懂得中國歷史，這樣的判斷之所以能夠成立，說明了中國佛教在中國文化歷史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地位。開發這座寶庫，造福當代，造福未來，應做的事還遠遠無盡。中國佛教身在寶山，應多設法門，利樂有情，饒益衆生。用民衆喜聞樂見的形式，將佛法真諦播向世間。中國佛教的文化工程應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重要旗幟。

四、對生、老、病、死人生際遇的終極關懷。中國佛教原